



被床单绑住的老人

在接到给张爱华送外卖的单子时,外卖员陈航特别小心翼翼。那正值新冠肺炎高发的春季,这个荒无人烟的小区,除非是身体不适宜自我隔离,否则没人愿意住在这里。穿过野狗与野猫出没的空地,攀着因生锈折断的楼梯扶栏,他来到五楼的旧房子门前,敲打着那个一碰就震落灰尘的老木门。敲了一会,里边开始有声响,但等了十多分钟,依旧没有人开门。陈航感到很生气,因为疫情期间,愿意出来送外卖的人不多,他手上的外卖单子数量庞大,不能在这一单上花费太多的时间,否则会接到一系列的投诉。

那是张爱华的第一份外卖。

01吃外卖等死

张爱华告诉陈航,她的小儿子原本每周都会来两次,给她洗澡和做好两天的饭菜,没吃完的放冰箱里,要吃的时候就在微波炉热一下。但那天,她儿子都没过来了。原本,小儿子给她打过电话,说现在到处都在传新冠肺炎,他们没法出门,让她省一点,把冰箱里的饭菜多匀几天来吃。但她老了耳背,电话她知道怎么接,却根本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。食物吃光以后,她自己也没法下楼,撑着个塑料凳子下楼,她知道她会被摔个半死。实在饿得不行的时候,就拿柜子里的老茶叶,用水泡开以后,一把一把地嚼着茶叶。在她吃了好几顿茶叶,吃得快要吐的时候,陈航送来了外卖,这个外卖,香到她自己都不信是儿子给的。

“一定是你为了帮我,给我点的饭菜。”

然而过了几个周以后,她终于确信那就是她的儿子们点的。这些外卖,很快变得像那些茶叶一样让她反胃。一开始,因为饿了几天,她吃得特别满足,但这样的外卖持续近一年后,她已经濒临崩溃。点外卖,由她两个儿子分工,一人负责一周。原本,外卖员每天给她送两份外卖,两个月后,外卖员送来的有可能是三四天的量。她的儿子发现,这样可以节省配送费。

外卖数量越来越多,但她的冰箱坏了,失去了制冷的功能。在气温回升的那几天,速冻层凝结的冰块溶解,地上流出一条条褐色的水。那些外卖在里边开始发臭、腐烂。

外卖平台的系统,第二次把给张爱华的订单指派给陈航时,他毫不犹豫就接了。为此他并没有接太多其他的订单,来到门口

时,发现她已经不再把门锁住。

他知道自己这行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,高效又无情,但碰到这种老人,总想着能帮她。不过,屋子里卫生实在太过恶劣,让他打消了帮清理的念头。

这一次时隔上次已经半年时间,门外有动静,张爱华就知道是送外卖的来了。很多时候,外卖员成了她和儿子之间的传声筒。

感冒发烧她让小儿子过来,小儿子就用外卖给她买盒布洛芬和头孢拉定胶囊;冰箱坏了,她小儿子来了看了看,说没得修了给她换一个,但也一直没有下文;每个月,小儿子会过来一次,给她擦身洗澡,把那些饭盒一起扔掉,就算搞过了卫生。

张爱华听了个仔细,直接破口大骂,“二手冰箱,买个新的才多少钱?你又不想我冰箱几天就坏了吗?”很快,小儿子就挂掉了电话。一千多公里外,广州海珠区建基路的一处老旧民居里,另一位像张爱华这样远离儿女的老人走到了生命的终点。外卖骑手马煜淞按照订餐地址找到这儿,可任凭他怎么敲门也无人应答。外卖是屋主的儿女点的。他们电话联系不上老人,住得又太远,便想通过外卖小哥看看家中老人是否安好。

马煜淞联系开锁人员透过防盗窗的窗缝,马煜淞隐约看到有人倒在浴室,不祥的预感瞬间升腾起来。他向街坊借来扳手和斧头,试图砸开门或防盗窗,未能如愿。报警后,消防员很快赶来,直到医护人员到场,老人已经不幸离世。马煜淞当场就哭了,为这个素不相识的老人,也为自己远方的父母。送外卖每天都在和时间较劲。

因为超时他收过差评,扣过钱,也被顾客训斥过。但从来没有哪次像现在这样锥心刺骨。他忍不住假设:“如果我早来一步,一切是不是会不一样?”很多人劝马煜淞不要自责,他所做的已经远远超出本职工作。而本来最应该对老人负责的儿女,却在无数类似的故事中缺席现场。他们的缺席,大多也有这样或那样之无能为力的原因。

张爱华的小儿子在昆明的一家健身房上班,工作内容就是发传单和拉客开卡。由于业绩和客户转化效果挂钩,一个月工资平均起来2400左右。儿媳妇则在一个学校做清洁工,一个月1700。“我一个月房租要1200,女儿幼儿园上学得1000,吃饭开销1200吧,剩下的手机话费、买个衣服买个被

子,基本上每个月都算着来。我还能剩多少钱?这个二手冰箱,都还是我省了几个月挤出来的。”在小儿子看来,他是实在没有办法。把母亲接过来住,就得租个三房,直接增加了500的房租开支。这样的额外支出,会让他的生活无法维持。

加上微信的陈航反问他,说你额外时间多做份工,送下外卖都可以把这500块补贴回来了。

“现在发传单和以前不一样了,我以前只是发传单,一个月就有个3000。但网络发达以后,健身房这些都通过网上推广,发传单也就80块一天,还得把客人转化开卡,才能拿到提成。上下班、午饭与逛街高峰,都得时时刻刻上紧发条,跟互联网推广们抢客户,我哪来的时间去跑外卖?”事实上,他无法转行去做外卖赚更多钱,因为他有肝炎。

张爱华的大儿子,则因为借网贷做生意失败,带着妻女前往深圳开起来网约车。

网贷他借了12万,五年期,一起得还20多万,每个月5000多。同时,他需要养家,要给两个孩子创造更好的环境,所以他需要一份收入过万的工作。昆明他找不到这样收入的工作,只能选择去经济发达地区。

但成本上,他也没法带上他的母亲。在深圳租房,多一个房间就多1000,还得安排一个人力专门伺候起居。并且,跑网约车,要赚够10000块,他每天得跑20多单。连喘口气的空档都没有,更别说去处理老人的生活问题。

这绝不是个别家庭的困局。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,中国人口老龄化增速位居世界第一。截至2019年末,国内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突破2.5亿,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8.1%。其中,失能失智老人超过4000万,对比往年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。

在“未富先老”的国情之下,年轻人被拖拽着进入高效率快节奏的社会化生产机器之中,越来越“卷”,分身乏术,加上代际冲突等一连串问题,全社会正面临家庭养老功能日益萎缩的困境。

02送进养老院

老人和子女们对养老院的态度,处于两个极端。在张灵眼里,养老院是他们这个家庭唯一的选择,“如果不找养老院,我们兄妹几个可能要反目成仇了。”

突如其来的脑梗塞,让张灵75岁的父亲张建军彻底丧失对身体的控制。他卯足力气,却无法将腿抬高1厘米;想说话,僵硬的舌头并不配合;就连五官也被紊乱的神经牵扯成极不协调的形态。稍不留神,口水就顺着嘴角淌下来。住院期间,他由三个孩子轮流照顾。每天4次鼻饲,要将食物打成糊,轻柔缓慢地注入胃管,温度适中,不能让空气混进去……胃管封盖扣好后,用纱布包裹,再用皮筋缠紧。完事以后拿温水冲洗,避免食物囤积变质。

长期卧床容易引发褥疮、尿路感染,所以还要经常给父亲翻身,开放尿管,以及换尿垫——父亲150多斤的重量,身上又缠着各种管线,这些工作每次都要手忙脚乱折腾半天才能完成。

脑梗塞留下的后遗症没有特效治疗方

法,加上张建军的梗死面积较大,医生推断,能恢复正常的概率微乎其微。父亲出院前,张灵和两个姐姐向母亲王凤霞提议:“不如二老一起住到养老院去。”王凤霞并不愿意,人年纪越大,越不想离开熟悉的生活圈。为了留在家里,她一度开出条件:谁愿意照顾我们,退休金就给谁。

三个女儿却大吵大闹起来,互相推脱照顾父母的责任,一连几天的激烈交锋之后,王凤霞妥协了。

当他们着手去找养老院,才发现养老院也不是这么好进的。

公立养老机构收费便宜,床位竞争也异常激烈。除了由街道推荐的“三无老人”(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、无赡养人和扶养人)和曾对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老人外,其他人都要经过漫长的等待。

光大证券此前出过一份养老报告,里面提到,全国标杆公立养老院——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,全院只有1100张床位,排队登记的老人一度超过1万人,每年轮候只能入住几十位,很多老人等到去世都没轮上。

03度死日

“吃饱穿暖,不用干活”就是儿女们眼中的安享晚年。但到了老人那儿,却像是坐上开往死亡的列车,四周空气里都是缓慢流淌的“老气”。

这一点,直到半个月后张灵单独来看望父母,才真正读懂。为了方便打理,失能失智的老人统一被剃成寸头,张灵总是会将阿婆认错成阿公。在这里,性别仿佛只剩下一个个模糊的符号。

最里面屋的蒋校长90来岁,得了阿兹海默症,智力退化到学龄前儿童的水平。她坐在轮椅上,轮椅后面用绑带缠住栏杆,防止乱动摔伤。

才踏进走廊,张灵就听见她歇斯底里地喊叫,“好心人过来啊,给我解开吧。”半个小时不断重复这一句,不知疲倦似的。护工偶尔走到她跟前安抚一句:“乖啦乖啦。”她更加急切地央求,“天黑了,我要回家,好心人让我走吧。”仿佛一张被揉皱的报纸,枉图舒展自己。在蒋校长几步外,另一位80来岁的老太太也被布条禁锢在轮椅上,盖着毯子,闭着眼睛晒太阳。

一位护工经过,指着老太太的长耳垂打趣:“一看就是富贵长寿命。”听到这话,老人皱纹深刻的脸上没有任何波动。对他们而言,长寿真的是值得欣喜的事吗?在张灵看来,老人们就像屋里的有声摆件一样。静默地杵在那里,定期被擦拭一番,只要不磕着碰着,这一日就算是功德圆满。

时间流动的痕迹,遍布他们的身体。但在更深的精神层面,时间则停滞了,几乎不再向前延伸。父亲张建军尚未恢复语言功能,看到小女儿到来,张大嘴“啊啊啊”个不停,努力想要抬起手来,张灵小心翼翼,握住父亲颤抖的手。

“我在这里是很轻松,每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,但就感觉特没意思。”王凤霞说她就盼着张建军能快点好起来,像以前那样痛痛快快地跟她吵上一架。

(下转第48版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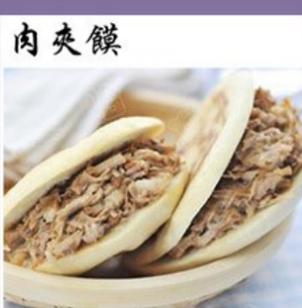


川陕名吃

地道陕西名吃,聘请原陕西文八沟国宾馆主厨省师傅和赵师傅及其团队主理厨艺;同时聘有精通川菜,粤菜和各类家常菜的驻店厨师;新的经营理念,为您提供一流的服务。店内设**钓鱼台豪华包房**(最多容纳60人)及**大型宴会厅**(可容纳300人以上),酒水齐全,卡拉OK助兴。环境优雅,空间宽敞,自拥上百停车位,可承接各类公司、社团和私人大型宴会。餐厅地处华盛顿近郊,交通便利,诚挚恭迎大华府地区各界人士前来品尝指导。

董事长: **柳奇** 敬呈

肉夹馍



凉皮



羊肉泡馍



夫妻肺片



钓鱼台豪华包房



长期诚聘英文好且业务熟练的收银员和**大堂经理**,有意者请电洽。

* 从马里兰大学沿1号路南下,从乔治城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沿New York Ave东行,均约15分钟车程。店内有大型KTV包厢享受美食,纵情欢歌。

地址 (DC店和Rockville店)
2700 New York Ave. NE,
Washington, DC 20002
316 N. Washington St.,
Rockville, MD, 20850

营业时间
周日至周四: 11am-10pm
周五、周六: 11am-11pm

电话: (202)636-3588 (DC)
(202)534-1620 (DC)
(301)-875-5144 (MD)